



胡  
雪  
岩  
金  
传

灯火楼台

中

烽火樓台

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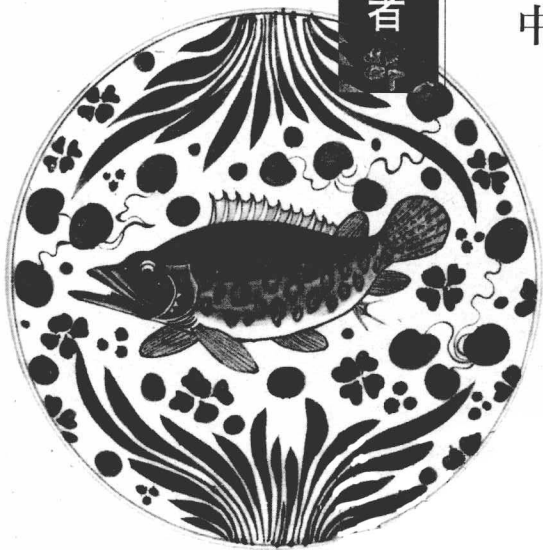
烽火樓台



胡雪岩全传

灯火楼台中

高阳著



南海出版公司

## 壹 寿域宏开

因为如此，螺蛳太太的心境虽然跟胡雪岩一样，不同往年，还是强打精神，扮出笑脸，热热闹闹地过了一个年。接着便又要为胡老太太的生日，大忙特忙了。

生日在三月初八，“洁治桃觞，恭请光临”的请帖，却在年前就发出去了。到得二月中旬，京中及各省送礼的专差，络绎来到杭州，胡府上派有专人接待。送的礼都是物轻意重，因为胡雪岩既有“财神”之号，送任何贵重之物，都等于“白搭”，惟有具官衔的联幛寿序，才是可使寿堂生色的。

寿堂共设七处，最主要的一处，不在元宝街，而是在灵隐的云林寺。铺设此处寿堂时，胡雪岩带着清客，亲自主持。正中上方高悬一方红地金书的匾额：“淑德彰闻”，上铭一方御玺：“慈禧皇太后之宝”，款书：“赐正一品封典布政使衔江西候补道胡光墉之母朱氏”。匾额之下，应该挂谁送的联幛，却费斟酌了。

原来京中除了王公亲贵，定制向不与品官士庶应酬往来以外，自大学士、军机大臣以下，六部九卿，都送了寿礼。李鸿章与左宗棠一样，也是一联一幛。论官位，武英殿大学士李鸿章久居首辅，百僚之长，应该居中。但胡雪岩却执意要推尊左宗棠，便有爱人以德的一个名叫张爱暉的清客，提出规劝。

“大先生，朝廷名器至重，李合肥是首辅，左湘阴是东阁大学士，入阁的资格很浅，不能不委屈。这样的大场面，次序弄错了，要受批评。如果再有好事的言官吹毛求疵，说大先生以私情乱纲纪，搞出啥不痛快的事来，也太无谓了。”

“你的话不错。不过‘花花轿儿人抬人’，湘阴这样看得起我，遇到这种场面，我不捧他一捧，拿他贬成第二，我自己都觉得良心上说不过去。”

“话不是这么说。大先生，你按规矩办事，湘阴一定也原

谅的。”

“就算他原谅，我自己没法子原谅。张先生，你倒想个理由出来，怎么能拿湘阴居中。”

“没有理由。”张爱暉又说，“大先生，你也犯不着无缘无故得罪李合肥。”

胡雪岩不做声，局面看着要僵了。那常来走动的乌先生忽然说道：“有办法，只要把下款改一改好了。”

“怎么改法？”胡雪岩很高兴问。

“加上爵位就可以了。”

原来左宗棠送的寿幛，上款是“胡老伯母六秩晋九荣庆”，下款是“秃头”的“左宗棠拜祝”。平辈论交，本来是极有面子的事，乌先生主张加上左宗棠的爵位，变成“恪靖侯左宗棠拜祝”。这一来就可居李之上了，因为李鸿章的下款上加全衔“武英殿大学士北洋大臣直隶总督部堂肃毅伯”，伯爵次侯爵一等，只好屈居左宗棠之次。

那乌先生是个庙祝，只为他是螺蛳太太的“娘家人”，胡雪岩爱屋及乌，将他侧于清客之列，一直不大被看得起。此时出此高明的一着，大家不由得刮目相看了。

“不过大先生，我倒还要放肆，胡出一个主意。如果左湘阴居中，李合肥的联幛只好挂在东面板壁，未免贬之过甚。是不是中间挂一幅瑶池祝寿图，拿左、李的联幛分悬上下首，比较合适？”

胡雪岩看乌先生善持大体，便请他专管灵隐这个最主要的寿堂，而且关照他的一个外甥张安明，遇事常找乌先生来商量。张安明是胡府做寿综揽全局的大总管。

张安明自然奉命唯谨，当天就请乌先生小酌，诚意请教。“有件事，不晓得乌先生有啥好主意？”他说，“寿堂虽有七处，贺客太多，身分不同，挤在一起，乱得一塌糊涂，一定要改良。”

“寿堂是七处，做寿是不是也做七天？”

“不错。大先生说，宫里的规矩‘前三后四’，要七天。”张

安明轻声答说，“不过，这话对外面不便明说，只说老太太生日要‘打七’，所以开贺也是七天。”

“打七”便是设一坛水陆道场，是佛门中最隆重的法事，称为“水陆斋仪”，亦名“水陆道场”，俗称“打水陆”。斋仪又有繁简之分，讽经礼忏七七四十九日称为“打水陆”，为了祝禧延寿，通常只需七日，叫做“打七”。

“有七处寿堂，又分七天受贺，大可分门别类，拿贺客错开来，接待容易，而且酒席也不至于糟蹋。”

“这个主意好，我们来分他一分。”于是细细商量，决定第一天请官场，三品以上文武大员，五品以下文武职官，占了四个寿堂，此外是现奉差委的佐杂官，与文武侯补人员各一，留下一处专供临时由外地赶到的官员祝寿之用。

第二天请商场，丝、茶、盐、典、钱、药、绸各行各业的伙友，分开七处。第三天是各衙门的司事，以及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的书办。第四天是出家人的日子，第五天、第六天请亲戚朋友，一天“官客”，一天“堂客”。第七天是寿辰正日，自然是自己人热闹热闹。

这样安排好了，去请示胡雪岩，他不甚满意。“自己人热闹热闹，用不着七处寿堂，而且光是自己人，也热闹不起来。”他说，“我看还要斟酌。而且我的洋朋友很多，他们来了，到哪里去拜寿？”

“这样好了，专留一天给洋人。”乌先生说，“一到三四月里，来逛西湖的很多，大先生索性请个客。这一天的洋人，不论识与不识，只要来拜寿的，一律请吃寿酒。”

“洋人捏不来筷子。”胡雪岩说，“要请就要请吃大菜。”  
“这要请古先生来商量了。”

请了古应春来筹划，由于洋人语言不尽相同，饮食习惯亦有差异，好在有七处寿堂，决定英、法、德、美、日、俄、比七国，各占一处。

“应春，”胡雪岩说，“这七处接待，归你总其成。大菜司务，归你到上海去请。”

“好。”古应春说，“要把日子定下来，我到上海，请字林西报的朋友登条新闻，到时候洋人自然会来。”

“妙极！”张安明笑道，“外婆生日，洋人拜寿，只怕从古以来的老太太，只有外婆有这份福气。”

果然，胡老太太听了也很高兴。胡家的至亲好友，更拿这件事当做新闻去传说，而且都兴致勃勃地要等看洋人拜寿。

这年杭州的春天，格外热闹，天气暖和，香客船自然就得多。这还在其次，主要的是胡老太太过生日，传说如何如何豪华阔气，招引了好些人来看热闹。何况光算外地来拜寿的人，起码也增加了好几千人。

到得开贺的第一天，城里四处，城外三处，张灯结彩，“清音堂名”细吹细打的寿堂周围，车马喧阗。加上看热闹的闲人、卖熟食的小贩，挤得寸步难行。只有灵隐是例外，因为三大宪要来拜寿，仁钱两县的差役以外，“抚标”亦派出穿了簇新号褂子的兵丁。自九里松开始，沿路布哨弹压，留下了极宽的一条路，直通灵隐山门。

从山门到寿堂，寿联寿幛，沿路挂满。寿堂上除了胡雪岩领着子侄等在那里，预备答谢以外，另外请了四位绅士“知宾”：一位是告假回籍养亲的内阁学士陈怡恭，专陪浙江巡抚刘秉璋；一位是做过山西臬司，告老回乡的汤仲思；另外两位都是候补道，三品服饰，华丽非凡，是张安明受命派了裁缝，量身现做奉赠的。

近午时分，刘秉璋鸣锣喝道，到了灵隐。藩臬两司，早就到了，在寿堂前面迎接。轿子一停，陈怡恭抢上前去，抱拳说道：“承宪台光临，主人家心感万分。请，请！”

肃客上堂，行完了礼，刘秉璋抬头先看他送的一堂寿序，挂在西壁最前端，与大学士宝鋆送的一副寿联，遥遥相对。这是很尊重的表示，他微微点头，表示满意。

这时率领子侄在一旁答礼的胡雪岩，从红毡条上站起身来，含笑称谢：“多谢老公祖劳步，真不敢当。”

这“老公祖”的称呼，也是乌先生想出来的。因为胡雪岩是布政使衙的道员，老母又有正一品的封典，自觉地位并不下于巡抚，要叫一声“大人”，于心不甘。如用平辈的称谓，刘秉璋字仲良，叫他“仲翁”，又嫌太亢。这个小小的难题跟乌先生谈起，他建议索性用“老公祖”的称呼。地方官是所谓父母官，士绅对县官称“老父母”，藩臬两司及巡抚则称“老公祖”。这样以部民自居，一方面是尊重巡抚，一方面不亢不卑反而留了身分。

刘秉璋自然称他“雪翁”，说了些恭维胡老太太好福气的话，由陈怡恭请到寿堂东面的客座中待茶。十六个簇新的高脚金果盘，映得刘秉璋的脸都黄了。

稍坐一坐，请去入席。寿筵设在方丈之西的青猊轩。这座敞轩高三丈六尺，一共六间，南面临时搭出极讲究的戏台。台前约两丈许，并排设下三席，巡抚居中，东西藩臬。大方桌前面系着平金绣花桌围，贵客面对戏台上坐，陈怡恭与胡雪岩左右相陪。后面另有四席，为有差使的候补道而设。偌大厅长，只得七桌，连陪客都不超过三十个人，但捧着衣包的随从跟班，在后面却都站满了。

等安席既罢，戏台上正在唱着的“鸿鸾禧”暂时停了下来，小锣打上一个红袍乌纱、玉带围腰、口衔面具的“吏部天官”，一步三摆地，走到台前“跳加官”。这是颂祝贵客“指日高升”、“一品当朝”，照例需由在座官位最高的人放赏，不过只要刘秉璋交代一声就行了。主人家早备着大量刚出炉的制钱，盛在竹筐中，听得一个“赏”字，便有四名健仆，抬着竹筐，疾步上前，合力举起来向台上一泼，只听“哗啦啦”满台钱响，声势惊人。

接下来便是戏班子的掌班，戴一顶红缨帽，走到筵前，一膝屈地，高举着戏折子说道：“请大人点戏。”

“点戏”颇有学问。因为戏名吉祥，戏实不祥，这种名实不副的戏文很多，不会点会闹笑话。或者戏中情节恰恰犯了主人家或者哪一贵宾的忌讳，点到这样的戏，无异公然揭人隐



私，因而成不解之仇者，亦时有所闻。刘秉璋对此道外行，决定藏拙，好在另有内行在，当下吩咐：“请德大人点。”

他指的是坐在东面的藩司德馨。他是旗人，出身纨绔，最好戏曲，当下略略客气了两句，便当仁不让地点了四出不犯忌讳而又热闹的好戏。第一出是《战宛城》，饰邹氏的朱韵秋，外号“羊毛笔”，是德馨最赏识的花旦。演到“思春”那一段，真如用“羊毛笔”写赵孟頫字，柔媚宛转，令人意消。

正当德馨全神贯注在台上时，有个身穿行装的“戈什哈”悄悄走到他身旁，递上一封信说：“陈师爷派专人送来的。”

陈师爷是德馨的亲信，此时派专人送来函件，当然是极紧要的事，因而当筵拆阅。只见他面现诧异之色，挥一挥手遣走“戈什哈”，双眼便不是专注在“羊毛笔”身上，而是不时朝刘秉璋那边望去。

他是在注意胡雪岩的动静，一看他暂时离席，随即走了过去，将那封信递了过去，轻声说道：“刚从上海来的消息。”

刘秉璋看完信，只是眨眼在思索，好一会儿才将原信递给陈怡恭：“年兄，你看，消息不巧，今天这个日子，似乎不宜张扬。”

“是！”陈怡恭看完信说；“这一来，政局恐不免有一番小小的变动。”

“是的。”刘秉璋转脸向德馨说，“请老兄在这里绷住场面，我得赶紧进城了。”

德馨也想回衙门，听刘秉璋如此交代，只能答应一声：“是。”

于是刘秉璋回身招一招手，唤来他的跟班吩咐：“提轿。”接着向陈怡恭拱一拱手，正待托他代向主人告辞时，胡雪岩回来了。

“怎么？”他问，“老公祖是要更衣？”

“不是！”刘秉璋歉意地说，“雪翁，这么好的戏、好的席，我竟无福消受。实在是急事，马上得回城料理。”

“呃，呃。”胡雪岩不便多问，只跟在刘秉璋后面，送上轿

后方始问德馨，“刘中丞何以如此匆匆？到底是什么急事？”

“此处不便谈。”德馨与胡雪岩的交情极厚，以兄弟相称，“胡大哥，有个消息，不便在今天宣扬。不过，消息不坏。”

胡雪岩点点头不做声，回到筵前，直待曲终人散，才邀德馨到他借住的一间禅房中，细问究竟。

“为什么今天不便宣扬呢？”德馨说道，“李太夫人在武昌去世了。”

去世的是李瀚章、李鸿章兄弟的老母。胡老太太做生日，自然不便宣布这样一个不吉利的消息。但这一来，李氏兄弟丁忧守制，左宗棠暂时去了一个政敌。对胡雪岩来说，当然是有利的，亦可说是喜事，不过只能喜在心里而已。

“一下子两个总督出缺，封疆大吏要扳扳位了。不晓得哪个接直隶，哪个接湖广？”

这一问，恰恰说中德馨的心事。总督出缺，大致总是由巡抚调升，巡抚有缺，藩司便可竞争。刘秉璋与德馨，各有所图，所以都急着要赶进城去打听消息。不过德馨既有巡抚嘱咐，又有胡家交情在，不便就此告辞，心想何不就跟胡雪岩谈谈心事。

“湖广，我看十之八九是涂朗轩接，直隶就不知道了。”涂朗轩就是湖南巡抚涂宗瀛，他替曾国藩办过粮，与李瀚章昔为同事，今为僚属，由他来接湖广总督，倒是顺理成章的事。

“那么湖南巡抚呢？”胡雪岩笑着掉了句文，“阁下甚有意乎？”

“只怕人家捷足先登了。”

“那也说不定。”胡雪岩想了一下说，“你先要把主意拿定了，才好想办法。倘或老大哥根本没有这个意思，也就不必去瞎费心思。”

“水往低处流，人往高处爬，岂能无意。不过鞭长莫及，徒唤奈何。”

“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”胡雪岩说，“等我来打个电报给汪惟贤，要他去寻森二爷探探‘盘口’。”

此事不便假手于人，胡雪岩又拿不起笔，因而由他口述，让德馨执笔。电报中关照汪惟贤立即去觅宝森，托他向宝蓑探探口气，藩司想升巡抚，该送多重的礼。

德馨字斟句酌，用隐语写完，看了一遍说：“宝中堂他们兄弟不和，森二爷或许说不上话。是不是请汪掌柜再探探皮硝李的口气。”

“好！我赞成。”

于是德馨改好了电报稿子，胡雪岩叫进贴身小跟班阿喜来，他专替主人保管一个一离家就要带着的西洋皮包，内中有个密码电报本。胡雪岩与德馨亲自动手，将密码译好，夕阳已经衔山了。

“我本来不打算进城，现在非回去一趟不可了。”胡雪岩说，“电报要送到上海去发，我派一个妥当的人去，叫他在上海等回电。如果是两三万银子，我先替你垫。多了就犯不上了。”

“是，是。一切拜托，承情不尽。”

于是胡雪岩与德馨一起进城，两人品秩相同，但胡雪岩曾赏穿黄马褂，所以仪从较现任藩司的德馨更为煊赫。只是他的“高脚牌”只作陈列之用，出行只是前面一匹顶马、后面四匹跟马、八抬大轿的轿班，一共三班，轮流换肩——胡雪岩的轿班，在家亦是“老爷”，一回家就会听见丫头在喊：“老爷回来了，赶快打水洗脚。”不过替胡雪岩抬轿虽是好差使，却很难当，因为既要快、又要稳，快到能跟着顶马亦步亦趋，稳到轿中靠手板上的茶水不致泼出来。因此，两人虽是同时动身，胡雪岩的轿子起步就领先，很快地将德馨在身后抛得老远了。

回到元宝街，老远就看到张灯结彩，灯烛辉煌，但寿堂中却颇安静。因为既已排定贺寿的日期，除了极少数的至亲以外，不会有人贸然登堂。胡雪岩下了轿，在寿堂中略作寒暄，随即着手处理德馨谋官之事。

正唤来得力的家人在交代时，只见螺螄太太扶着一个小

丫头的肩，悄然而至。看胡雪岩有事，她远远地在一张丝绒安乐椅上坐了下来。

“你明天一大早就动身，在上海等消息，等北京的回电一到，马上赶回来。愈快愈好。”

等家人答应着走了，螺蛳太太一面起身走近来，一面问道：“你不在灵隐陪老太太，怎么回城来了？”

“出了两个总督的缺，连带就会出两个巡抚的缺，德晓峰想弄一个，我只好进城来替他料理。”说到这里，胡雪岩发觉螺蛳太太神色最异，定睛看了一下问道，“怎的，你哭过了？”

“不要乱说！老太太的好日子，我哭什么？”螺蛳太太紧接着问，“家人来得多不多？”

“该来的都来了。”胡雪岩说，“三品以上的官，本来没有多少，从明天起就要一天比一天忙了。我最担心后天，大家都说要去热闹，不晓得会不会有啥笑话闹出来？”

原来贺寿的日期，已经重新安排，第三天轮到外宾。“洋人拜寿”这四个字听起来，就会逗人好奇，都说不知道洋人拜寿是怎么个样子，是磕头还是作揖？吃寿面会不会用筷子，不会用用啥？叉子叉不住，只怕要用手抓。诸如此类等着看笑话的议论，不免使胡雪岩不安，怕闹出笑话来失面子。

“喔，”螺蛳太太倒被提醒了，“有份礼在这里，你倒看看。”说着，便向窗外喊一声，“来人！”

进来的是螺蛳太太的亲信大丫头瑞香，她已经听到了螺蛳太太的话，所以进门便说：“洋人送的那份礼，送到老爷书房里去了。”

胡雪岩心想，这个把月来，所收的寿礼不知凡几，独独这份礼送到他书房，可知必有来历，便即问说：“是哪个送的？”

“我也不清楚。”螺蛳太太说，“是拱宸桥海关送来的，我想大概不是洋行里的人，是个洋官，所以叫他们送到书房里，等你来。有份全帖在那里，你一看就晓得了。”

“好！我到书房里去看。”

“对！外面要开席了，我也要去照个面，敷衍敷衍。你呢？”

在哪里吃？”

“太累，吃不下什么，吃点粥吧。”

“老太太的寿面不能不吃。”螺蛳太太转脸吩咐，“瑞香，你关照小厨房下碗鸡汤银丝面，鸡汤太浓，要把浮油撇干净。”

于是主仆三人各散，胡雪岩一个人穿过平时就沿路置灯、明亮好走的长长的甬道，来到他的书房镜槛阁。

这镜槛阁是园中一胜，前临平池，后倚假山。拾级而上时，那扶手是以铁杆为芯、外套在景德镇定烧的、朱翠相间、形如竹节的瓷筒。阁中有一面极大的镜砖，将阁外平池、池中鸳鸯、池上红桥、池畔垂杨，一齐吸入镜中。这是仿北京什刹海畔恭亲王的别墅鉴园的规模所造，而精巧过之。

胡雪岩进得阁来，在镜砖面前站了一会儿，看远处楼阁、近处回廊都挂着寿庆的灯彩，倒影入池，复又重生于镜，镜中有镜、影中有影，疑真疑幻，全不分明了。正看得出神时，听得有个娇嫩的声音：“老爷，房门开了。”

胡雪岩抬头看时，这个小丫头仿佛见过，便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是新派过来的吗？”

“我叫小梅，我老早就在这里了。”

“老早在这里？为啥不常看到你？”胡雪岩一面说，一面踏进书房，触目一大堆礼物，便顾不得跟小梅说话，先找全帖来看。

全帖的具名是“教愚弟赫鹭宾”，原来是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。此人在华二十多年，说得一口极好的京腔，也识汉文，仰慕中华文化，兼且是朝廷的有顶戴的客卿，所以用他的英文名字的发单，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叫做“赫鹭宾”。

全帖以外还有礼单。寿礼一共四样，全喜精瓷茶具、一个装糖果的大银碗、整匹的呢料，另外一个老年人用的紫貂袖筒。

“来啊！”

他心目中使唤的是专管镜槛阁的两个大丫头——巧珠、

巧珍两姐妹，但来的却是小梅。

“两巧一巧都不巧。”小梅答说，“都跟老太太到灵隐去了。”

胡雪岩看她语言伶俐，料想也能办事，便即说道：“你也一样。你去寻两个人来，把这四样东西搬到外面，叫人马上送到灵隐给老太太看，说是……”

这要说赫鹭宾就是赫德，这位“洋大人”戴的也是红顶子，那就太啰嗦了，怕传话的人说不清楚，所以停了下来。

“老爷要啥？”

“我要写字。”

小梅听说，立刻走到书桌前面，掀开砚盖，注了一小勺清水，细细研墨。胡雪岩便坐了下来，提笔蘸墨，很吃力地在全帖上批了六个字：“即总税司赫德”。

小梅因为墨汁未干，便拿起全帖，嘟起小嘴朝字上吹气。正吹得起劲时，瑞香来了。

见此光景，她先是一愣，接着便呵斥小梅：“出去！这地方也是你来得的？”

原来胡家也学了一套豪门世家的规矩，下人亦分几等，像小梅这种“做粗生活”的小丫头，是走不到主子面前的，否则便是僭越。

这瑞香平日自恃是螺螄太太的心腹，目中无余丫，人缘不好，小梅不大服她。此时无辜受责，大感委屈，她人小嘴利，当即反唇相讥。“巧珠、巧珍不在，老爷来了，莫非我就不伺候？这又不是我瞎巴结差使，何用你来吼我？”她说，“大家都是低三下四的人，摆你千金小姐的威风，摆给哪个看？”

“啊！”瑞香脸都气白了，“你在嚼什么嘴？”说着，奔上去就要打。

小梅毫不示弱，又快又急地说：“今天老太太的好日子，你敢打人？”

瑞香被吓阻住了，一只手好不容易放了下来，咬牙切齿地骂道：“不看老太太的好日子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小×！你等

在那里，看我不收拾你。”

这下小梅害怕了，瑞香的威风，她自然识得，情急之下，向胡雪岩双膝跪倒。“老爷，你看。”她说，“请老爷做主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！”胡雪岩解劝着，“原是我叫她磨墨的。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不必告诉你太太。”

主人出面说情，瑞香总算扳回面子，出了口气，当下喝道：“你还跪在这里想讨赏是不是，赏你一顿‘毛笋炒腊肉’！滚！”看见小梅盈盈欲泪，瑞香便又警告，“今天是老太太的好日子，你敢哭出来！”

小梅果然不敢哭，噙着两泡眼泪，退了出去。胡雪岩好生不忍，却不便当着瑞香去抚慰小梅。不过，眼前恰有一条现成的调虎离山之计，便是安排那份寿礼，送到灵隐。

等瑞香下阁子去唤人时，胡雪岩便走到廊上，轻声说道：“小梅，你不要怕，不要难过，明天我跟太太说，提拔你。”

胡雪岩对下人说太太，多半是指螺蛳太太。“我不要。”小梅答说，“在瑞香手下，哪有好日子过？”

胡雪岩正待再问时，不想瑞香来得好快。原来她一下阁子，就看到胡家四大管家婆之一，专管稽查花园出人的杨二太，亲自打一盏宫灯，领着古应春来见主人。于是瑞香便跟她换了差使，各自回头，一个去找人来料理赫德的礼，一个便领着古应春入阁。

“你怎么回来了？”胡雪岩问。

古应春原是预定留在灵隐，预备第二天接待来拜寿的英国人，只为得到赫德忽然到了杭州的消息，特为赶了来探问究竟。

“我也是刚刚看了拜帖才晓得是赫德，喏，”胡雪岩指着那四样礼物说，“正预备送到灵隐，请老太太去过目呢。”

于是古应春赏玩了礼物，点点头说：“照洋人来说，这份礼送得很重了。”

这自然是人家看重的缘故，胡雪岩不免得意，想了一下说：“不晓得他住在哪里？今天晚了，来不及了，明天一大早，

我同你先去拜访。这也是我们做主人该尽的道理。”

“他住在梅藤更那里。”

梅藤更是个英国教士，也是医生，到杭州传教，在中城大方伯开了一家医院。大方伯这个地方有一座桥，在宋朝叫广济桥，因此这家医院题名就用了双关的“广济”二字。

梅藤更开设广济医院时，胡雪岩捐过一大笔钱，所以他跟梅藤更亦算是老朋友。当即说道：“既然是住在梅藤更那里，我派人去通知一声，请他转告赫德，说我们明天一早去看他，请他问一问赫德什么时候方便。”

“不必叫人去。好在晚上去看医生，不算冒昧，我自己去一趟，比较稳当。”

“也好！辛苦，辛苦。”胡雪岩问道，“你吃了饭没有？”

“忙得肚子饿都忘记了，实在也不饿。”

“我也不饿，我等你回来一起吃。”

“好！”

“瑞香，你送古老爷下去。”胡雪岩忽又问道，“这礼是啥辰光送来的？”

“未末申初。”瑞香答说，“梅院长派人送来的。”

“那个时候！”胡雪岩蹙着眉说道，“照道理要送席。”

“席是没有送。”瑞香接口，“送了一个一品锅、四样点心，还有一篓水蜜蟠桃。太太叫我包了一个八封的赏封，打发来人，请他告诉梅院长，我们老爷在灵隐，所以不晓得这位洋大人的身分，不过总归是我们老爷的好朋友。梅院长是像自己人一样的，请他费心代为款待，明天我们老爷回来了，再当面同他道谢。”

瑞香咕咕呱呱一口气说下来，事情交代得清清楚楚。胡雪岩觉得螺蛳太太处置得颇为得体，很满意地说：“亏得我不叫她到灵隐去，不然，没有人料理得来。”

“也亏得强将手下无弱兵。”

瑞香听出来是在夸赞她，向古应春嫣然一笑，随即把头别了开去。古应春也笑，笑得眼角露出两条鱼尾纹。



等瑞香送了古应春回来，向胡雪岩说道：“面想来不要了。我已经关照小厨房，弄几样精致爽口的菜，请老爷的示，在哪里开饭？”

“就在这里好了。”胡雪岩又说，“我倒不晓得你这么凶！女人厉害，可以，凶，不可以，自己吃亏。”

“太太当家，总要有个人来替她做恶人。莫非倒是太太自己来做恶人，我们在旁边替人家说好话？”

胡雪岩觉得她的话竟无可驳，想了一下说：“就做恶人也犯不着撒彘，什么小×不小×，难听不难听？”

瑞香涨红了脸，欲待分辩，却又实在没有理由，以至于僵在那里有些手足无措的模样。

胡雪岩便又掉了一句文：“‘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’。”他说，“如果人家回你一句：我‘小’你‘大’！你一个大青娘，脸上挂得住挂不住？”

杭州人叫妙年女郎为“大青娘”，是最多愁善感的时候。瑞香又羞又悔，眼圈红红的，要哭出来了。

“噢，噢，噢！”胡雪岩大为诧异，“你叫人家不准哭，自己倒要哭了，为啥？莫非我的话说得重了？”

一听这话，瑞香顿时收泪，抽出腋下一方白纺绸绣一支瑞香花的手绢，擤一擤鼻子答说：“哪个哭了？”

“不哭最好。你把牙牌拿来，再到前面看看，坐席坐到啥光景了？”

瑞香答应着，取出一盒牙牌，倒在红木方桌上，然后下了阁子。胡雪岩一个人拿牙牌“通五关”打发辰光，连着几副不通，便换了起数问前程。

于是照牙牌神数的歌诀“全副牙牌一字开，中间看有几多开，连排三次分明记，上下中平内取裁”，头一次得了十六开，第二次更多，竟有二十一开，第三次却只得一副对子，一副分相，共计六开。

胡雪岩是弄熟了的，一算是“上上、上上、中下”。诗句也